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八十九回 國師束身雙闕佛法無靈 指揮傳首九邊皇威有赫

馬上之人，卻是一個番僧，把權禹留下，竟奔上台，向金相舉手道：「皇甫大人請了！」金相問顧名：「此是何僧？」顧名道：「此封護國國師，乃大國師札巴堅參徒弟札實巴。」

金相舉手道：「國師此來何為？」札實巴道：「權指揮謀勇俱全，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，兼係貧僧徒弟；特來求情，貸他一死，令其戴罪立功。大人若不放心，貧僧願出本，以合寺僧人保之！」金相道：「國師差矣！本都院代天巡狩，今日請旨除奸，法在必行，何情可求？何僧敢保？」因見那兩個鎮撫，跟隨進營，知是他去請來；喝令捆綁，各打四十。將權禹速行斬首。軍士吆喝一聲，將兩鎮撫捆綁下台，打得血肉俱飛。台下三聲炮裡，早把權禹斬首，提上台來請驗。札實巴老羞成怒，指著金相大罵道：「你這壞坯，好生無禮！你不聽情，已自可惱，更把兩員鎮撫捆打，掃咱面皮，咱今日就拼了你罷！」直奔上前，來扭金相。顧名及各營衛官員，慌忙攔住。金相大怒道：「你這禿廝，擅敢護庇權禹，阻撓軍法！本院立即題參，看你那佛法利害，還是王法利害？左右，快把這番僧擲下台去！」札實巴道：「你敢參咱，咱少不得也有參本，看是王法靈，佛法靈罷了！」各官死力解勸，軍牢等齊聲吆喝，札實巴只得下台，負氣回寺。金相停了看操回衙，要了各衛抽撥的文冊，寫本奏聞。當日即草就檄文，招安尹雄。素臣星夜前去，於二十日午後到山，將檄文與尹雄夫婦看過，備述別後之事。尹雄喜極，同著飛霞，感激叩謝，大排筵宴，暢飲劇談。席散，即寫降書，料理起身。

次日，留下飛霞及二員頭目，一二十名嘍囉守寨；其餘俱赴遼東受撫。二十四日至遼，將兵馬紮在城外，帶著十員頭目入城。素臣進衙說知，金相傳集各營衛官，坐了大堂，同著受降。尹雄進見，遞上降書，並兵馬錢糧花名數目清冊。金相賞宴，令兩員指揮陪席。定下犒單，賞給各頭目嘍囉花紅牛酒。二十五日黎明，金相復至教場看操，各衛兵將，並無出色人員。只營裡有一員游擊，一員守備，弓馬都選去得，賞了一面銀牌，一匹緞子。然後叫尹雄上去，先考步箭，次考馬箭，再次考槍法。馬箭、步箭，箭箭俱中紅心；一枝槍神出鬼沒，更是驚人，連各營衛軍兵，不知不覺的齊聲喝采。金相大喜，向顧名道：「你是統兵大帥，不便比試，致損威望；參將以下各員，俱著與尹雄輪流比武，以憑奏報。」顧名傳下令去。尹雄稟請：恐有傷損，求各去槍頭，包灰比試。金相允諾。營衛各員，面面相覷，沒個敢當先出馬。金相令顧名按著名冊，自下而上，由卑及尊，不許一員退避。顧名在台上唱名，各員只得應名而出。那知出馬的，都只三合、兩合，不是胸前，便是肋下，不是面門，便是臍腹，著槍撲灰，羞慚而退。只一守備邢曰忠，卻戰有十合，左肩膊上，才著有一槍。游擊袁虛，戰有八九合，俱沒有過十合之人。金相看那尹雄，穿的是一件鴉翎甲，通身無一點灰痕。因把尹雄及邢曰忠、袁虛三人喚上台去，各賞三杯酒；卻單替尹雄簪花披紅。吩咐兵目中，自問堪以比試者，報出名來。不一時，挨挨排排的，報有十二名兵目，尹雄下壇，逐個比去。只有一名哨長，戰有七八合；其餘也都是三合、兩合，就著灰槍；更有一合即著槍的。直到臨了一名，卻是步兵；邢曰忠跪稟道：「此條末弁胞姪邢全，因是步兵，故無馬匹；但步馬異勢，難以比試。求大老爺天恩，將末弁之馬，借與乘坐，實為德便！」金相允了，傳下令去。

邢全上馬，與尹雄接戰，你一槍，我一槍，如神龍攪海，俊鷗翻空，亂舞梨花，橫飄白雪。整整鬥了二十回合，不見輸贏，把台上的官員，台下的兵士，都看呆了。尹雄暗想：一個步兵，若再讓他久戰，豈不削色？因抖擻精神，使出全付本領，點點不離項下，槍槍只擲心窩；邢全只辦得架隔遮攔，哪有還兵之力？勉強支持五七回合，槍法已亂，只得拍馬而逃，敗出陣去。金相道：「邢全雖敗，實健將也！」喚上台去，賞酒披紅，以旌其勇。復令尹雄操兵。尹雄得令，將現到兵目，如長蛇一般擺列，手執令旗，左右招揚，便分作一兩儀陣。兩儀相圍相攻，紛紛滾滾，而步伐整齊，井然不亂。正鬥到深處，尹雄把旗一展，忽變為三才。三才以一攻二，以二攻一。亦如兩儀。然後五花八門，次第生變。臨末，尹雄旗一撇，八門中宮一隊兵馬，忽地殺出陣去，那八門便復連成一字長蛇陣。中宮一隊，便去馬尾中間，忽東忽西的攻擊。那條長蛇，便按著陣法，擊首尾應，擊尾首應，擊中則首尾俱應。鬥到後來，連是擊是應都看不清，便如真有一條生蛇，盤旋跳躍，霍霍不定。尹雄復把令旗磨轉，那長蛇便直裡轉來，首尾相接，圈成一個大圈。中宮一隊，便自東南斜到西北，連成一太極圖陣，然後繳令。

金相本不甚知兵，然見其弓馬嫻熟，器械精良，旗幟鮮明，隊伍齊整，周折如意，變化不窮，營衛各員，俱翹首動色，瞠目出神，不覺滿心歡喜，極口贊歎。當召尹雄上台，遙授指揮職銜，親賞三杯美酒，加掛全幅紅綢，更贈表裡緞匹，金銀酒器，以旌其能。復按著名冊，將十二員頭目，俱遙授所千戶。三千兵每人賞一面銀牌，一月錢糧。邢曰忠、袁虛，俱咨部議敘。邢全當即拔為把總。把戰至七八合的馬兵，拔為百戶；其餘戰有三兩合之兵，亦各賞一面銀牌，令本營官記名升拔。因問顧名道：「貴鎮自問，若與尹雄比試，誰輸誰贏？」顧名忙跪下道：「末將循資按格，得至今職；若與尹雄比試，斷斷不如！」金相道：「吾與汝弗如也！本都院主意，欲令尹雄教習各營衛弁兵，以成勁旅。貴鎮有此虛心，自能和衷共濟，國家之福也！」當即吩咐營衛各員回去，日夜操演，五日後再閱。金相回衙，即修本拜發。尹雄投揭稟謝，金相傳進內衙，復加慰勞。尹雄感激，自不消說。素臣道：「弟在人叢中偷看，吾兄武藝出群，陣法嫻熟，果然名下無虛！」尹雄愧謝道：「小人伎倆怎當得文爺法眼？」金相道：「邢全以步兵，而能與尹指揮鏖戰至二十餘合，亦猛將也！」素臣道：「這是尹兄久戰疲勞，兼以步兵忽之，故得戰至二十餘合；後一經加意，即招架不來。若初操即使接戰，亦不能支持如此之久矣！」金相方始大悟。素臣復囑尹雄：「邢全面目，宛如我認識之邢孝；尹兄當為弟物色之，若原係名孝，於三四月內曾至護龍島中者，即其人也。」尹雄唯唯聽命。二十九日清晨，批本已轉，金相接進內衙，與素臣折閱，見題報先斬權禹的旨意，是：權禹擅動兵馬，失律喪師，匿不奏報，缺額至過於兵額，藐法壞紀，罪大惡極！既經處斬，著即傳首九邊，以伸國憲！原籍及任所財產，俱籍沒入官。總兵官顧名，同城徇隱，本應拿問，姑念尚非統轄，據奏各營兵馬無缺，人亦老成；著降三級，從寬留任。各指揮使，既據查明，係權禹敗後挑撥補額，畏勢隱忍，情尚可原；著一併從寬革職留任，以觀後效。薊遼總督聶文，有心徇庇，著降四級調用。其尹雄既未劫奪擾民，真心求撫，准如奏辦理。該部知道。欽此！再看那參番僧的旨意：札實巴妄乾軍政，本應嚴處；姑念異民，從寬罰去該寺一月賜給，已有旨了。該部知道。欽此！金相出坐大堂，傳進營衛各員，將批折與看。總兵顧名及十三指揮，俱磕頭感謝。金相即令顧名派員，會同地方官，抄沒權禹任所資財。寫下牌檄告示，把梟斬權禹之事開列，傳首號令九邊。並定下硬弓石輕重，箭鴿大小遠近，中箭枝數賞罰規條，飛檄傳去。

次日清晨，復下教場看操，各營兵士略有起色。各衛俱剩的疲兵，如何整頓得起？當把各衛極疲之兵，裁革去了兩分，令其速行招補其權禹原缺之額，即以尹雄之兵補足，與各衛二八分抽撥。各衛有了尹雄的二分精兵，復招選了兩分強壯之兵；便自改觀。加以教習有人，操練得法，從此遼東衛兵，反勝於營兵；皆金相與尹雄之力也。次日是七月朔日，金相平明起來，即赴文廟行香。正打從大護國寺經過，忽地寺中突出百餘番僧，將前後執事截住兩頭，把金相連人連轎，擁進寺去。札實巴揎袖攘臂，來揪金相，口中大叫：「皇甫毓昆，你絕咱合寺僧人的口食，今日和你拼了罷！」卻虧著尹雄預挑十員健將，扮作衙役，緊護大轎；復與素臣隨後齊入。尹雄著人知會各衙門救護。素臣見札實巴兇猛，恐健將攔擋不住，忙迎上前，假作拉對，將札實巴隔開。札實巴使盡氣力，幾次三番，近身不得，暴跳如雷，發起野性，拔出戒刀，望素臣劈面砍來。素臣一手接住他手腕，用力攥緊，大叫：「國師無禮，白晝持刀截殺大臣！」合寺僧人俱想行兇，卻被尹雄埋伏下的將士，一齊擁入，兩人夾住一人，不能展動。各營衛地方官員，久在文廟等候，得有此信，如飛而至。金相走出轎來，札實巴急起左手，被素臣右手接住，在腰膀之上，刀又放不下，凶又行不來，急得雙足亂跳，滿口辱罵。金相道：「各位請看，國師白日持刀，行兇截殺，若無人救援，弟命休矣！罰去賜給，係奉聖旨，何得挾仇報復！清平世界，敢於如此作為，王法全無矣！本都院只得開讀詔書，把這些凶僧，先斬後奏，以彰國憲！國師交與各位看守，候旨處分便了！」說罷，便進大殿，欲宣旨處決各僧。素臣然後拔去札實巴手中之刀，交與地方官貯庫。將札實巴交營員看

守。尹雄手下軍士，及陸續進寺軍卒，便來洗剝各僧，有兩個軍士，扯開一僧衣服，見胸前繫有抹胸，用力一撕，突出跳出雙乳，便先押到大殿上去。天竺僧尼，俱不穿褲，自足下用布纏起，纏至股間，即向腰胯繫縛，獨空前陰後臀，以為洩便之地。軍士不知其故，解上番尼，跪在殿前，把頭捺地，屁股掀起，早露出西方極樂世界一朵破爛蓮花，引得眾人掩口而笑。札實巴本意欲扭打金相，毀其冠服，污其頭面，令其出丑狼藉，以泄前忿。自持腳力，拼得再罰去數月賞給，料無大罪。因被素臣隔開，一時野性，拔出刀來，打帳嚇走素臣。不料被素臣神力，一手攔住，百不得動，致各官俱行兇情狀，已知事體犯拙，好生著急！忽聽金相要開讀聖旨，將合寺僧徒，先斬後奏，就如幾百斛冷水，兜頭直淋，嚇得魂飛魄散！又見番尼露形獻醜，愈加羞懼。尋思無奈，只得跪在地下，求各官員討情，情願磕頭伏禮，將番尼送回本國。指出四個徒弟，聽金相責處謝罪。眾官員撇不過情面，齊上殿去代求。誰知金相已不在殿中，因搗問番尼，招出寺中藏有婦女，進內搜捉去了。

金相押著番尼，從後殿穿入，見有三間小殿，正面塑著觀音、文殊、普賢三尊赤身佛像，兩旁壁上畫著無數赤身的人物禽獸，不覺駭然。因立定了腳，逐細看視，只見觀音股間，露出牝戶；文殊、普賢各露陽物。文殊陽物翹然，觀音睨視而笑。普賢一手拈弄觀音的乳頭；文殊右腳一趾斜嵌觀音牝內。兩邊壁上，也有佛像，也有神仙，也有菩薩、金剛，也有善男信女，也有鬼物精靈，也有牛馬豬羊龍蛇鶴鹿，俱是赤身，各露陰陽兩道。有一男交一女的，有兩男交一女的，有人交禽獸的，有禽獸交人的，有兩菩薩金剛神鬼交一禽獸的，有兩禽獸交一菩薩金剛神鬼的，扮出諸般淫戲之式，與春宮無二，各極其變。殿前四個金字匾額，是「大歡喜地」。金相勃然大怒，令把塑像毀碎，畫像鏟除。兵役面面斯覷，不敢動手。素臣腰間掣出銅錘，走上供桌，把觀音、文殊、普賢三像，兜頭一錘，打成泥餅。連旁立的赤體善財，精身龍女，也是一錘一個，登時消滅。尹雄掣出佩刀，把兩壁淫畫一概削去。然後隨同金相進內，搜出二十五口婦女，三口番尼。俱帶至方丈內勘問，各官候金相勸畢，上前跪下，將札實巴知罪求寬之意稟如，金相本屬慈善之人，一時怒起，要將向番僧先斬後奏。卻見百十餘人，繩穿索綁，跪哭哀求，心頗生憐。及見「大歡喜地」諸般淫惡之狀，搜出若干婦女，重複加怒，要追出幾個首惡正法，其餘候旨處分。今據眾官跪求，復回轉念頭，說道：「札實巴無狀至此！這些行兇之徒，本該即行處決；姑念既經知罪，眾官代求，免其先斬，題參候旨罷了。」各官叩謝出去，將札實巴擁入方丈，向金相合掌膜拜。金相吩咐：各番僧放綁；將札實巴指出四僧，交地方官監禁；其餘即交札實巴收管。番尼發地方官，交官媒婦看守；婦女二十五口，發地方官，問明親屬傳領，取具各收管領狀報查。然後赴文廟行香。回到衙中，向素臣吐舌道：「吾兄為弟預籌，弟還道未必遂有其事，豈知果然！若非吾兄佈置精密如此，今日必遭其辱矣！」因即繕折奏聞。剛發本過，第二次折本已轉，與素臣拆閱，見旨意是：尹雄避叛臣吳鳳元之難，路過盤山，剿除凶盜宋基，恐餘黨復為民害，暫領其眾，即請招撫；因為權禹所阻，未得歸誠。今一聞欽差之命，即解甲投戈，率先恐後，錢糧悉歸府庫，器械盡納軍資，化盜賊而為王師，焚窠巢而成坦道，厥功懋焉！據奏弓馬嫻熟，武藝超群，遼東將帥，無與為比；精兵三千，亦為營衛之冠；應從優拔擢，以待非常。權禹所遺遼東衛都指揮使員缺，即著尹雄補授。邢全武藝雖不及尹雄，而營衛自參將指揮以下，現俱無出其右，把總微員，未克展其所長；前據奏山東青州管伍廢弛，將中軍守備題參革職，邢全著補授青州中軍守備，即赴新任。餘均如所奏行。該部知道。欽此！金相將旨宣示各營衛官員，尹雄重換了都指揮的冠帶，來叩謝金相，並回覆素臣道：「邢全實係邢孝改名，他說受文爺大恩，渴欲叩見。早晨在寺中，因各官礙眼，不敢冒昧。現同其叔稟請大老爺，也不敢擅陳。晚間尹雄備一杯水酒，替文爺餞行，可否令其一見？」

素臣喜諾。至晚赴席，邢全已先在座，忙趕出來，跪地哭拜。素臣拉起，同進堂中，再三命坐，邢全方告罪坐下。問其別後之事，邢全道：「小人回家，」素臣止住道：「你已得官職，同為王臣，不得仍前稱謂。」邢全囁嚅改口道：「邢全回家，不敢去見靳仁，悄悄見了家母一面，即作遠避之計。因有胞叔到此地投軍。十餘年不通音信，故來尋訪。天幸叔子已得了官，把邢全留下，吃了一分親丁隨糧，因恐靳仁知道，故改名邢全。不意今日得見恩爺，真萬幸也！」素臣問知年方二十三歲，因家貧尚未聘過妻室，觸起邵有才之女，因把淑貞之賢美志節，及有才懇求作伐之事述知，道：「你既因貧未娶，恰又補授青州營，與登州相去甚近，豈非天緣？你若肯就此煙，我便當任月老之事。」邢全道：「恩爺之命，何敢有違？但有老母在家，老母感激恩爺，斷無不從；然亦必須稟知，方敢行聘！」

素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有才親戚白玉麟，現做萊州府大恩倉監督，我修書一封，你去投下，此事必成。」邢全出位叩謝。席散，素臣即修書付與。復囑咐尹雄道：「買谷之事，全在你與玉麟二人主持，我亦寫在書上了。」尹雄連聲答應。

素臣辭別，邢全依依不忍，垂淚相送。次日，金相起馬，回按薊州。薊州自得了遼東之言，賞則立登九天，罰則立墜九淵，各管將弁，百倍認真，晝夜演練，缺額兵馬，無不補足，舊舊旗幟一換新鮮，鏽壞軍器一改堅好。素臣任金相往薊州閱操，自己往潘陽一帶，察看形勢。到得趕回薊州，方知續參札實巴之旨已下，是：這所參札實巴，著革去國師，發雙關閑住。首惡禪那等四名，著即處斬，餘僧一百八名及番尼四口，俱逐回本國。禮部查舉無過合例僧人，奏遣該寺住持，仍照原定額僧二十名派往。餘照所請行。該部知道。欽此！素臣大喜道：「此本應由皇上所批，怎竟如東宮監國時一般？王法得伸，奸僧膽落矣！」金相道：「皇上尚未視朝，啟建無遮道場，答謝佛天，俟功德圓滿，另擇吉日。此本仍由東宮所批故也。」薊州之下，即按宣大，其次太原、榆林，其次固原、寧夏、甘肅，總因遼東之事，各營俱竭力整頓！越見遠處，越見所長，因操練的日子較多，故軍容愈壯，一毫不消示弱，已翻然改觀矣！正是：

威撼山嶽，風馳雷電；有欲必從，有動必變；馬無不驃，士無不練；況以德威，革心革面。計自六月十三日，在京師起馬，至九月十二日臨洮，整整走了三個月。兩人分手，金相自回北直，素臣帶著鬆紋，自向鞏昌而來。由鞏入川，把四川全省形勢，及有名險要之所，經歷過遍；不覺已是歲暮。復從四川至雲南永寧，從雲南至貴州之黎平，從貴州至廣西之思恩，將及五個月光景。那日，在苗地中走了一百餘里，竟未得買有飯食。午後，走出一重竹箐，方現一小村鎮，有兩個飯店。主僕二人，向第一家飯店投入。只見店內掛著鍾馗神像，桌上木瓶內，插著茶杯大的石榴花，主人臉上吃得紅紅的，迎接進去，就送一口檳榔，有幾個小兒小女，頰上都涂著雄黃。素臣暗忖：莫非正是午日？因稱贊那榴花說：「比我們江南，竟大有三五倍！」

主人聽說是江南人，歡喜道：「難得今日端陽佳節，就接著江南客人！」忙喚伙計，把現成酒菜搬出來，休要添色。一面答道：「我們這村，叫做看花村，村外各處，俱有花園。這樣榴花，還不算大哩。」須臾，小二托著酒菜，並兩碟醋蒜出來。素臣看那菜，是一碟芹菜，一碟豆芽，一碟牛肉，一碟雞肉。小二擺完碗箸，主人自己斟了一杯酒奉上。素臣正在渴時，一飲而盡。主人連奉三杯，素臣連飲三杯。道：「主人請便。你這酒味頗正，連日被水酒淘壞了肚子，要你多賣幾壺，殺殺水氣！」主人放下酒壺，說道：「小店這酒，是朵朵堆花足色的火酒，常時俱拼著水賣；因今日是節下，客官又是江南人，故沒拼上水。小二，你可去撥一小罐來，當面開泥。只是價錢卻貴，整要三分一壺。」素臣道：「只要酒好，價貴些何妨？」鬆紋來捧那壺，素臣道：「你也餓乏了，自去吃酒飯；若待我吃完，便越餓了。」

主人把鬆紋領過隔壁一間，素臣自斟自酌，小二在旁，不住傾倒，便已吃有四壺。素臣欲待不吃，見一個小女孩，約有四五歲光景，兩手拍著，唱那沒腔的歌兒；本是小孩，又是苗語，吉伶古魯的一字也聽不出；卻純是童音，居然天籟；兼以顛頭撥腦，姿趣橫生，覺比著名優演唱，更是裊裊可觀，聽；問起主人，說是前日隨著大姐們趕墟回來，閒著就是這樣唱的。素臣帶看帶聽，不知不覺的，又吃了兩壺。哪知這酒雖易上口，卻有力量，六斤火酒，要抵一二十斤醇酒。素臣餓乏之後，想就著些菜，卻不吃牛肉，止有一盤雞肉，又是吃剩下的，骨多肉少，其餘便是豆芽、芹菜，怎湊得飽？酒入餓肚，分外有力。小二拿上飯來，素臣且不吃飯，挺然而坐。

只見店裡男婦，一陣風都趕將出來，說是看官府。那店主便來推扯素臣，說是：「老爺們過，快些站起來。」素臣頗有酒意，便不甚理他。店主用力想扯起素臣，卻似生根的一般，正在著急，早有兩個苗兵，趕進店來，各持藤條，套著素臣脖子便走，卻走不動。素臣道：「做甚鎖我？」苗兵道：「官府拿你！」素臣道：「是什麼官？做甚拿我？」苗兵道：「說出來要嚇殺了你，是上

林寨巡檢老爺！見你大刺刺的坐著，店家拉扯，還挺著不站起來，故此拿你！」素臣道：「知道了。你叫他來見我，我有話說。」苗兵發怒，呼的一掌，望素臣臉上打來。鬆紋聞鬧，早已走過這邊，因素臣平日管教，不敢插話。今忽見苗兵動手，更耐不得，忙用掌向苗兵肩窩裡一搥。苗兵仰跌過去，連那一個也碰倒在地，齊聲叫喊。驚動街坊鄰舍，都來圍看，稱奇道怪。店主卻更加著急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哥惹下禍來了！這巡檢老爺的法度，好不利害！你打他的人，他肯依嗎？」一面去攙扶苗兵。苗兵爬起，見素臣挺身而坐，鬆紋怒目而視，情知無益，搭扶著報官去了。鬆紋問素臣：「苗兵此去，必有人來囉嗶，該怎樣發付他？」素臣道：「我這會子，酒正湧在心口，且待下去了再處。」鬆紋問：「可要茶吃？」素臣搖頭。鬆紋又問：「爺還沒吃飯，吃些飯壓下酒去罷？」素臣道：「飯一下去，酒要吐了，使不得！」

主僕二人正在問答，店門外已擁著三四十人，那被推跌的苗兵，指著鬆紋，說是兇手。眾人都不信道：「怎這點孩子，有那般本事？噲！哥的筋骨也算結壯的，還受他不住！」估量了一會，只得擁進店中，來拿鬆紋。鬆紋不敢行兇，只把當先的，或是一拉，或是一搥。拉著的便倒入店中，搥著的便跌出店外，跌倒了幾個。不見素臣吆喝，便率性將兩手連連推搥，便把三四十個苗兵，一齊向街心紛紛滾滾的跌做一堆，喊做一片。素臣被這一番大鬧，酒忽落下，站將起來。喝道：「不許動手！」鬆紋被喝即住。各兵役抱頭鼠走。聽得一片鑼聲，店主探頭出望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客人不好了，不知有許多老爺來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多幾個不妨。」須臾，驕馬填門，有一位官員，先入店中，將素臣仔細一看，急走上前，附耳密問。素臣也把那官員仔細一看，附耳密答。那官員疾忙抱住素臣雙足，長跪於地。正是：

飛絮漫天終有著，浮萍入海會相逢。

總評：

戳權禹後即招安尹雄、提拔邢全，有國家除一奸進二忠、去蜂蠆而得瓜牙，何快如此！此則素臣所謂漸衰漸勝之道。

與尹雄比試，合遼東營衛官弁無一能出十合外者，而戰至二十餘回合乃係步兵，此非有意調侃。資格所限，雖英雄不能自振，古今類此者極多，勿獨惜邢全也。在文法尤極變化不測之妙。

尹雄演陣，寫來如生龍活虎，不可提縛。極爛題目能自出花樣，不落巢臼，最是難事。

處分總兵指揮出人意中；處分總督出人意外。然不處分即是缺漏。此書之妙正妙在無一缺漏處也。

國師凶拼殊出意外，而善讀書者讀之則在意中。其根已伏於「負氣回寺」四字內也。素臣已料有此事，渾身是眼如持秦鏡燃溫犀，妖邪鬼物無不現形，可喜可怕！

或問此書如占龜一回，子固屢雲地老天荒，宇宙所無之事矣！何云實有其事？餘笑曰：「此特極贊才子之文有開山鑿石之神巧耳！」才子所有之文必非宇宙所無之，野叟不云乎地老天荒無此事。耳聞目見有其人，正以杜後人之少見多怪者開口亂道也。慶舍之於廬癸；漢元之子董賢何異又全之待素臣。宋史載劉道隆之備極醜態，更以堂堂天子於殿廷廣眾，令諸臣子輪姦其庶祖母之太妃矣！比較又全之事，不啻百倍過之？其野叟所云：地老天荒無此事，耳聞目見有其人也。俗儒少見多怪又奚足以論才子之書！

步兵邢全即係邢孝，是一筆作兩筆用，更為撮合淑貞，是一筆作三筆用。如此方是能用筆人。